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後集卷二十五

宋 章如愚 編

官制門

官兵士風田賦刑法歷法

法久而必弊天下必然之勢也弊久而必變人主更新之治也昔者聖人作易論黄帝堯舜之治而乃歸之於通其變使民不倦夫當累聖相承之日而聖人通變之

說乃或出於其間是豈所以為繼承之訓哉蓋自古人之治天下有繼承之規有因仍之獘故守繼承之規者固不可有輕變之心處因仍之獘者則不可無通變之道官之日以冗也兵之日以衆也士風之日以浮薄也田賦之日以重也刑法或不能以勝人之情偽也歷法或不能以合乎天象也是皆治道之大綱國體之所重而人主實維持而運轉之其可坐視其獘而不思所以變而通之者乎聖人於易丁寧其說曰化而裁之存乎

變推而行之存乎通正欲天下萬世通行而無弊也愚嘗歎是說之不明於世也久矣漢之官以三公分掌九卿而侍御史分制守相然有事則御史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國制官非不善也至於後世增置加官而近臣盛入財為郎而郎選衰置刺史建水衡郡國出鹽多者置鹽官有工多者置工官故漢之官日趨于弊漢之兵京師則有南北軍郡國有材官騎士民年二十則傳于籍而歲及立秋則嚴兵法之肄制兵

非不善也至於後世內增七校外置樓船城門則有兵六郡則有良家子隴西北地則有戍卒而調發之數及於七科謫故漢之兵日滋於弊詰丞相府書行義年詔下郡國孝廉具舉其取士之法可知也至其弊也上書自鬻者日以千數而功令擇士顧乃誘以利禄士風烏得而如古十五稅一視古為輕租稅之減或及其半其田賦之法可知也至其弊也假民之田者則有稻田使者掌其賦池苑之所田則有水衡都尉以掌其入田賦

烏得而復古自三章而九章禁罔疏濶而民重犯法不為不要矣及張湯趙禹之流更法定令奏報録囚殆不可以數計見知故縱之法出而人始不得以安其生矣刑於是而又獘自顓帝至于太初以律起數而得九九之數不為不精矣及四分歷行而其名乃出於圖讖至乾象歷雖鄭玄以為精密而或者以為減斗分太過歷於是而又弊夫以六者之獘漢家皆不免而竟未有起而振之而使之無弊此更新之治所以不復見於漢也

唐之官以三省長官為宰相臺省寺監上下相承中書造命門下審覆尚書奉行制官非不善也至於後世斜封墨敕其濫為甚諸使之名紛然四出督賦税則以租庸為之使急財用則以鹽鐵為之使故唐之官日趨於弊唐之兵番上諸府而隷於諸衛折衝果毅以季冬防團火隊等級相統無事則耕於野有事則命以出兵解輒罷置兵非不善也至於後世當役更代多不以時所謂侍官委假充役州縣調發壯勇而富者以財免貧者

雖老弱亦不得而逃故唐之兵日趨於弊由學館者曰生徒由鄉貢者曰貢舉至於制舉則天子自詔其取士之法可知也至其弊也明經者但記帖括進士者皆誦當代之文而不通經史士風爲得而如古以口分世業授之田以租庸調制其賦其田賦之法可知也至其弊也兩稅之法乃定於大歷科率最多之歲而其後折納和市之法開至比大歷又再倍爲田賦安得而復古自武德之十二條而貞觀遂定之以律令格式條目森列

不為不審矣及周興來俊臣之徒曰以嚴酷從事至其後如所謂開元格後勑者大抵繁冗而吏反夤緣而為姦此豈非刑之獘乎自武德戊寅歷至於大衍以易起數而本於天地之二中不為不精矣至元和觀象歷則無蔀章之法而測驗不合邊圉崇元歷雖號善筭而乃用簡捷超徑之術無復古法矣此豈非歷之弊乎夫以六者之弊唐皆不免未有能振而起之使之無弊者此更新之治所以不復見於唐也　請以周明之周之

成王亦繼承之主也當累聖相承之後方且定都中土以肇新其治以言其官則董正治官設官分職舉天下之事率屬於三百六十之中故官不冗而事以舉以言其兵則師旅伍旅兩定於司徒四時教戰掌之司馬故兵不冗而國以強於族師書孝弟睦婣於黨正書德行道藝於鄉大夫三年大比則舉賓興之典以作天下之士而士風日盛司徒掌任地之法載師掌近郊之賦而九賦九貢則冢宰又總統之以均天下之財而田賦日

輕司冦有議親議功之法士師有五禁五戒之辨至於布憲以憲邦之刑禁宣布于四方則其於刑也何患乎畧馮相之辨四時之叙保章之志日月星辰至於太史則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于邦國則其於歴也何患乎差舉是數者皆舉而更新之此所以能覲文王之耿光揚武王之大烈也大抵繼成之治初非苟安於因循變通之義初非有戾於遵守自後世執繼承之説而不深明聖人變通之義此所以處天下之積獘而常患其多

弊也愚以為天下之弊不足慮也於繼成之初而一掃天下之積弊而更新之是乃聖治又新之日也王氏通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湯之盤銘曰日日新愚敢以是為今日獻

監司

古者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故冢宰施典于邦國則必首之以設其牧職方氏邦國小大之相

維則必始之以王設其牧此則古之監司也
秦罷封建而置郡縣有御史以監諸郡漢刺史無常員
時遣丞相史分刺諸州黜陟賢否斷理寃罪武帝始置
十三部刺史秩六百石專以六條察二千石郡守秩二
千石而部刺史為之監臨秩不過六百石其秩卑其權
重故能激昂而自奮也朱博為兾州刺史行部不察黄
綬吏民有言縣丞尉者令各詣郡何武為揚州刺史所
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為虧除免之而已是

二者可謂得刺史之體至於鮑宣舉措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則勢逼郡國侵預其事矣成帝時何武翟方進奏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凖乃更為州牧秩真二千石哀帝復為刺史元壽復牧後漢光武復置十二州刺史其一則屬于司隷校尉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吏按驗然後黜退光武重刺史之權故不復委三府按驗矣李膺為青州刺史守令畏威賈琮為冀州刺史百城聞

風振竦唐分為十道置廵察使其後改為按察使姚崇在開元時云今擇十使猶患未得人亦可見其遴選矣慶歴初仁宗開天章閣俾二三元老條陳當世之務而富公弼范仲淹請二府通選按察使為對於是張温之王素沈邈分道按察黜陟幽明而政令一新范祖禹曰祖宗剗削藩鎮收鄉長鎮將之權悉歸於縣收縣之權悉歸於州收州之權悉歸於監司收監司之權悉歸於朝廷上下相維輕重相制民自徒罪以上吏自罰金以

上皆出於天子

守令

古者分土為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各治其國之民而縣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自秦罷侯置守而守之名立漢萬户以上為令而令之制詳文景之時河南守吴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率先居以廉平孝武時董仲舒皃寛公孫弘居官可紀孝宣拜刺吏守相輒親見問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

政平訟理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侯闕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為盛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之屬皆稱其位名信臣之守南陽朱邑之守渤海皆以治行第一稱魏相以茂陵令最而遷刺史焦延壽以小黄令最而被增秩西漢之守令何如哉光武以細書賜方國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杜詩之守南陽則有杜母之號

郭伋之守潁川則有賢太守之名以至卓茂之為密令而教化盛行王焕之令洛陽而寛猛得宜東漢之守令何如哉唐太宗嘗曰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録刺史於屏風又詔内外官五品以上舉任縣令於是官得其人玄宗開元時復詔三省侍郎闕擇嘗任刺史者郎官闕擇常任縣令者張九齡言於玄宗亦曰不歴刺史不得任侍郎不歴縣令不得任臺郎給事是以賈願之在冀州鄭德之在瀛州薛文鼎之在滄州皆有治理行

故時號為河北三刺史賈實之令饒陽則政尚清淨張允濟之令武陽則孜孜於愛民何易于之令益昌則以俸入而代輸賦唐之守令何如哉慶歷初天子鋭意致治而富公弼范仲淹首以守宰不職請二府通選按察使為對切孜轉運之職置於開寶提點刑獄之司置於淳化至于嘉祐而轉運復分運判之目熈寧更新治具增置提舉常平之官彼皆使者也茍監司得其人則守令之不稱其職無有也昔范公祖禹作唐鑑因姚崇擇

十使之事而有及於守宰監司之獘而其說曰十使者擇刺史縣令而置之則君不勞而天下治

冗官

周建六官屬各六十總之為三百六十焉其閒如掌葛掌荼之屬說者則以為必兼官無事則未必置也行司馬輿司馬之屬說者以為非專官臨事而後置也至於冢宰歲終之詔廢置又有所廢者焉司士之歲登下其損益之數則又有所謂損者焉夫以三百六十之職以

待天下之才而其中又為之省約曽又如此則天下之官安得而冗漢初建官以三公統九卿以丞相史分刺郡國衛將軍屯或至詔罷即問决獄或責之廷尉是以量吏禄度官用以賦於民而歲漕關中粟以給中都官初未見其冗也自武帝以好大喜功之心承文景積累之餘故治財之官既有大司農矣而又有水衡都尉焉既有少府矣而郡國又置鹽鐵之官焉治兵之官既有衛尉矣而羽林期門復置焉既有中尉矣而越騎胡校

尉復置焉廷尉之外又有京師三十六獄則治獄之吏
冗刺史之外又有綉衣直指之使則分刺之官冗光武
中興於是為之減省吏員併縣置四百餘吏十置其二
能禁錢而去水衡併七校而罷都尉三十六苑止置一
苑黎陽五營止存一營漢世冗官之弊於是而遂革唐
初太宗省内外官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
賢才足矣故三省而下繼以六部六部而次繼以九寺
臺有御史而獨司糾察監有八監而互以相繼是以唐

世號為簡易之法官不冗而禄易給初未見其冗也自中㬫而後斜封墨敕之弊分散四出而車載斗量之譏日以滋甚加以開元天寶之間兵興多事於是靡然無度水陸則有使矣而租庸又置使焉度支既有使矣而鹽鐵又置使焉木炭則又使青苗則又使羣牧置使而太僕之職冗户口置使而户部之職冗李吉甫以為内外官仰俸廪者無慮萬員財日寡而受禄多官有限而調無數於是減省冗官凡八百矣李德裕之相武宗亦

以為省官不如省吏於是請罷郡縣吏凡三千餘員唐世冗官之弊於是而遂革蘇軾以為近世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

久任

古者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官府六屬屬各六十天官之掌邦治地官之掌邦教而治教不相紊也宗伯之掌邦禮司馬之掌邦政而禮政不相亂也司寇之掌邦刑司

空之掌邦事而刑之與事又各有職也其掌之也專其任之也久故三百六十之職皆終其身而不易其事是以歲終各正其治受其會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夫然後可以責其成也漢之任官猶有古意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莫有苟且之意如夏侯嬰自高祖時為太僕至文帝世不易其職張釋之十年不更其任于定國為廷尉凡十八年外而郡守有治理效則璽書褒美增秩賜金不以輕易有為

京兆尹九年如張敞有為刺史五年如何武有為郡太守八年如黄霸此所以治効可觀也晉宋以來元嘉之政守宰以六朞為任及後世乃有三年不滿之制而古意失矣自唐以資格任人而士懷苟且之習州牧吏易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則盧懷慎言之以丞去之官臨苟且之民則陳祥道實論之宋朝任官不肯輕易李漢超守關南則十七年郭進在山西十二年然猶曰將帥之任用者然也及魏不一之典作坊亦十餘載不易故罷

械精辨劉温叟之為御史中丞亦二十年而不改故以方正顯名以至陳恕之任三司使十七年陳堯佐之為太常丞亦十三年皆祖宗任用之要術也昔司馬温公論至治之要亦以為人之才性各有所宜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唐虞命官各守一職終身不易而荆國王文公亦謂方今用人今日使治財明日使典獄已而又使典禮夫以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所為備宜其人才之難為也

爵祿

周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有曰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司士掌羣臣之版而曰以德詔爵以功詔祿載師之職有士田賞田而卿大夫之采邑則有大都小都之田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外而公侯伯子男則有九命五命之制內而公卿大夫則有四命八命之別是古人未嘗以妄授也自春秋之時吳越之君僭號於中國而古人列爵之意遂亂戰國之時諸侯惡其害巳

而皆去其籍故司禄之職遂闕今其遺制僅見於王制孟子之書自公一位而至於子男同一位者皆爵也自君十卿禄而至於下士在官者之禄皆禄也秦置二十等爵自公士以上至於列侯以比古之卿大夫士漢初因之如樊噲以舍人有斬首之功賜爵大夫已而列大夫增而至於賜食邑夏侯嬰以太僕常奉車有降敵之功賜爵五大夫已而至執帛增而至食邑其一職一虎截有紀序間有超遷越轉則出於上之特恩至武帝時

又有武功爵自造士而至於千牛而至於軍衛用以賞軍功爾若夫封侯之爵則有二等同姓而封者謂之諸侯王異姓而以功封者謂之徹侯大者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户此其畧也自三公而下至百石吏禄亦各有差其見於百官表之注皆以榖計也至於所謂丞相大將軍俸錢月止亦六萬是漢禄益多而錢少貢禹為諫議大夫秩八百石而俸錢月止九千二百蓋寛饒擢為司隸校尉俸錢月數千當時號為禄厚加之節臘有賜

士大夫足以養廉而無冒恥干禄之態惟小官卑秩稍禄既薄而賞賜不及焉則不能以自奉此東方朔所以借侏儒而諷上也宣帝憫小吏之勤事於是益百石以下俸十五自是小吏稍優光武中興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二百石以下不改西京舊秩是光武之減吏禄未嘗減小吏之俸也唐之封爵凡有九等掌於司封自子男而上至於王給禄之制視其品數方貞觀時從褚遂良之言罷公廨捉錢令史而本府仍給月俸所以

養其廉也其後定制京諸司則有公廨田諸州則有職田亦各有差至於月俸之制常衮甞為裁限李泌又量其閑劇而請增之此唐之大畧也宋朝懲藩鎮之弊而封爵之制寄之虚名太祖始定添支之制太宗增實俸之給咸平定職田之制嘉祐定禄令之格元豐改官制以唐文階易省部寺監官歸壄本職號階官為寄禄官而食其俸以領内外任使削憲銜留勲十二轉此亦得古人制爵禄之意也

賞罰

周之八柄有予以馭其幸誅以馭其過而内史詔王亦曰予曰奪司勲掌六卿之賞地以等其功士師之職以五戒先後刑罰冡宰歲終則令百官府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而誅賞之此古人賞罰之大畧也春秋之時賞罰之權不明於上而夫子特以是而寄之春秋之書戰國齊威王猶能用其權其烹阿也非惟及於大夫而又及於左右之嘗譽者其封墨也非止於大

夫而又及於左右之嘗毀者此其所以公也秦誅名而不責實為善者未必賞而犯惡者未必刑見於公孫弘之策漢髙祖不以舊怨而封雍齒不以私恩而斬丁公此亦有公天下之意宣帝勵精為治信賞必罰見於詔令者有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化天下然而趙蓋韓楊之誅罰非所當罰王成偽增户口之賞賞非所當賞諸葛亮在蜀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罰此所以

號為治國也唐太宗誅封德彞以明天下之義用魏鄭公而忘平日之讎裴寂貨賂公行雖故舊亦行貶斥蕭瑀劾李靖之過而乃録其功而賞之故甞謂房玄齡曰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盡力以修職業然以讖言而誅李君羨以譖言而殺劉洎以外戚而封長孫無忌以受賂而賜長孫順德不能盡出於公故魏徵有曰刑賞之本在於勸善而懲惡天子所與天下畫一不以親疎貴賤而輕重也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或出好惡

者正謂是爾太祖創業之初王仁贍以下蜀而輒開府庫不免責降曹彬平江南而清謹廉潔遂蒙升擢節鉞之除未嘗輕以賞將帥而三班殿直妄訴邀賞則即日誅之

銓選

古者鄉大夫舉賢能而賓其禮司徒教三物而興諸學司馬辨官材以定其論太宰詔廢置而持其柄内史贊與奪而貳於中司士掌群臣之版歲登下其損益之數

此皆古之法也漢以郡縣守相之髙第者然後為二千石二千石之有治行者然後為九卿九卿之稱職者然後為御史大夫然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揚雄三世不徙官至有太僕立功自髙及文猶未離乎舊職賈誼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公孫弘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未始有資格之拘成帝建始四年始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而選曹之制遂始於此光武改常侍曹為吏部曹而專主選舉所用者必加

歲月先後之次而尚書從而簡試之此光武之法也其
後簡試之法壞而復變惟毛玠之典選其所進用皆清
正之士雖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於是而
有名於魏山濤之典選每一官闕輒擇才資可為者擬
數人甄拔人物各為題目而奏之故於是而有名於晉
後魏崔亮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
斷而魏之失人自崔亮始唐文選則吏部主之武選則
兵部主之皆為三銓之法在尚書則典其一在侍郎則

分其二其擇人之法有四曰身曰言曰書曰判四者皆在所可取則以德行先之德均則以才才均則以勞其得者為留不得者為放自五品以上則不試于選自六品以下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則以類而聯其名先簡于僕射而乃上于門下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審者則駁其非既審者則以聞自是而外又有所謂小選南選東選之名而所以擇之法則一也自裴行

儉設長名榜引銓注法復定升降之等而銓法始變張仁偉造姓歷改狀樣銓歷之式而銓法遂密裴光庭作循資格而賢愚一槩而銓法遂變姚崇宋璟患斜封墨敕之濫也乃合三銓而通掌之於是有通銓之事宇文融患吏部選舉之不公也欲精其選而分掌之於是有十銓之名其後楊國忠以右相而兼吏部悉唱注於都堂以誇神速而門下過官三銓注官之法遂一旦而盡廢此法之所以壞也宋朝太祖 文武常參官非有勞未

嘗進秩考滿叙遷之法稍不復舉是時典選之職自分為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内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流外銓元豐定制以審官東院為尚書左選流内銓為侍郎左選審官西院為尚書右選三班院為侍郎右選於是吏部有四選之法

諫諍

古者諫無常員知無不言故益虞官也而戒舜曰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臯陶士官也而戒舜曰元首叢脞哉股

肱墮哉三代之時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太僕之命亦曰繩愆糾謬格其非心師氏以媺詔王保氏之掌諫王惡司諫之攷鄉里之治内史之詔王聽治皆諫官也秦人惡天下之議已思有以遏絶其路故置諫大夫之官而言路始狹漢高祖好謀能聽從諫如流酈生之諫輟洗聽之子房之謀吐哺聽之躡足之諫隨即聽納排闥之諫笑以優容孝文止輦受言而郎官得以進諫袁盎卻坐而宫闈亦不忘於納諫武帝聞汲黯戇憨直之言

而不以為怒聞吾丘壽王上林之諫而不以為過徐樂嚴安以布衣而諫伐匈奴而不次除擢東方朔以詼諧而諷諫左右而未嘗譴斥然狄山以諫用兵而見棄顔異以腹誹而見誅則聽諫果何如耶唐太宗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入閤而又導人使諫每群臣奏事則必假以辭色張玄素之諫營繕則嘆賞而加賜李大亮之諫求鷹則賜詔而襃美魏徵之諫通西域則從之王珪温彦博之諫責祖孝恭則又從之然而皇甫德參之

諫未免於譴怒褚遂良髙麗之諫竟棄之而不納揺指書空之意停昝仆碑之事乃於末年見之徳宗詔延英坐曰許百司長官廵對若好諫者然姜公輔一言忤旨則反疑其賣巳陸贄之忠誠論諫數十百篇而輒棄之於患難巳平之後故貞元之十八年史臣書之於紀者曰罷正衙奏事而元稹奏疏於元和之初亦曰近年以来正衙不奏事庶官罷廵對而諫路自是塞矣宋朝諫官以左右分隸兩省中書同為一區正欲於造命之地

彌縫其闕雍熙中置左右司諫慶歴中增置諫官四員太宗時寇準奏事力爭手攬御衣欲决其事仁宗歐蔡余王論事無所避而俱賜章服

考課

成周時冢宰既受百官府之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矣而司徒則又自考其屬正要會而致事司寇則又命於其屬入會乃致事下至宮正則會其行事而自考其一職之所統内宰則

稽其功事而自考其一職之所統雖醫事之微而醫師亦於歲終稽其醫事此各考於其所屬也上下遞察而冢宰實提其大綱至於會計之煩則又專設司會一職以察之司會之職曰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此可見成周之時各攷於一職之長既攷於一職之長而後攷於一官之長攷於一官之長始盡攷於司會而後達於冢宰歟各攷其屬於

下則寡而難欺提其綱於上則簡而易見而又總考於司會則精詳而徧察而可以防其隱蔽也漢考課猶有古意郡守辟除守長得自課第刺史得課郡國守相而丞相御史得雜考郡國之計書至天子則受丞相之要以史攷之王尊為郡決曹太守察尊廉補鹽官長是令長之職多郡守自辟置也茂陵令蕭育為漆令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為左右言是令長之職守相得自課第也刺史巡行所部郡國考課最㝡畫詰京

師奏事是刺史得課守相也谷永薦鮑宣曰左馮翊宣考課功績簡在兩府則御史得雜攷郡國明矣丙吉曰殺傷横道京兆尹職當禁止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觀課殿最之言則丞相雜攷郡國之計書明矣觀奏行賞罰之言則天子受丞相之要又明矣然漢之課吏皆每事而攷韓延壽為東郡决獄為天下最此刑獄課也尹翁歸守右扶風盜賊課常為三輔最此盜賊課也兒寬為内史租税不入當免後民爭輸租而課

利以最此租税課也後志注曰令長歳盡計縣户口墾田錢穀盜賊上其簿於郡課校其功則户口墾田錢穀亦各有課也雖然張蒼明習天下圖書計籍髙祖令以列侯居相國領主郡國上計為計相其後計相之職不置併掌於丞相故石慶見詰於武帝曰令流民愈多計文不改君其繩責長吏宣帝黄龍之詔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賴則郡國上計實主於丞相而漢之責宰相以課吏不為不

嚴矣然而膠東偽增流民戶口至于萬餘而守相王成
反蒙褒賞臨淮郡國界誤至藏田四百頃而匡衡自領
計簿不能正則漢之上計雖役役於簿書期會而未免
於具文也

循吏

太史公循吏序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
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嘗亂也奉職循理亦
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故所紀者如孫叔敖以楚民之

不便於吏幣出一言而郢市復子産之在鄭班白不提挈道不拾遺公儀休之拔葵石奢之不敢廢法李離之不敢傅罪下吏止數人而已漢興之初反夫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網疏濶而蕭曹以寛厚清淨為天下帥民作畫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于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公之屬皆謹身率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用

法度民用彫敝姦究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孫弘兒寛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寛至三公孝武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内虚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繇側陋而登至尊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之後始躬萬幾厲精為治五日一

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忘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若趙

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黄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廪廪庶幾德遜君子之遺風矣以傳攷之如文翁之興學於蜀王成之有治聲於膠東黄霸之在頴川務耕桑而獨以寛和名朱邑之在桐鄉有遺愛於民龔遂之治渤海捕盜勸民農桑召信臣之為民興利通溝瀆以灌溉此皆西漢之循吏也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見稼穡艱難百

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宫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寳劒賈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劒賜騎士損上林池禦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其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節約之風行於上下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廣求民瘼觀納風謡故能内外匪懈百姓寛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為杜母任延錫光

移變邊俗斯其績用之最章章者也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謡言單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等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為言而不能得也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自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絶如魯恭吳祐劉寛及潁川四長荀淑韓韶陳寔鍾皓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委任賢良而職事自理王堂任陳蕃陳寵任王涣斯皆可以感物而行化也邉鳳延篤先後為京兆尹時人以比前世趙張又王焕任峻之為

洛陽令明發姦伏吏端行止雖導德齊禮有所未充亦一時之良能也以史攷之衛颯守桂陽而修庠序之教任延教越駱之民以嫁娶之禮王景之修汴渠秦彭之守山陽以禮訓人而不任刑罰王煥之令洛陽得寛猛之宜許荆守桂陽而使民知禮禁孟嘗辨上虞孝婦之冤第五琦之守張掖歳飢開倉而不待上報劉矩以禮遜化雍丘之民劉寵之令山陰特選一錢之受仇覽謂鷹鸇之不如鸞鳳童恢之令不其而有兕虎之異此皆

東漢之循吏也唐興擇用州刺吏縣令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録姓名於屏風卧興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之下方以擬廢置又詔内外官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於是官得其人都督刺史其職察州縣間遣使者循行天下劾舉不職始都督刺史皆天子臨軒冊受𤣥宗開元時復詔三省侍郎鈌擇嘗任刺史者郎官鈌擇嘗任縣令者至宰相名臣莫不孜孜言長人不可輕授亟易是以授受之間雖

不能皆善而所得十五與漢相埒以史攷之如韋仁壽高祖時之治越嶲人人安悅陳君賓太宗在鄧加意勞徠而儲倉充羨為政之善卓卓可稱以至賈敦實太宗之政清靜為常棣碑韋丹之憲宗教民耕織築堤扞江在江西李惠登明皇之在隋州興利除害暗與古合政自清淨田畝闢户口增盧明洪宣之政元和中自簡省張允濟貞觀時有路不拾遺之政薛大鼎開屯田浚無棣渠而有滂被之德韋京駿神龍中有教導之政何易于

自抗舟而不肯妨民其令益昌也不奉植茶之詔而下户賦役或以俸代輸如此者班班可見此唐循吏之可見者也然序言循吏大抵稱太宗明皇之治效之於傳太宗之吏見名者不盈十而明皇則無有焉蓋新史循吏僅十五傳舊史良吏四十餘傳若倪若水之政尚清淨潘好禮之為政孜孜崔隱甫之人頌善政李清之稱為良吏去職有遺愛皆開元吏治也今於舊史有效而新史缺焉宋璟之在廣易茅茨而使有棟宇之利廣人

於是有遺愛之頌則載於璟之傳○初張九齡言於玄宗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

前漢循吏稱守不稱令豈以其職為甚輕耶攷之班史可稱紀者非一若趙廣漢之在陽翟治行尤異焦延壽之令小黄三老上書願留王尊為虢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而以高第見擢朱博為櫟陽令徙雲陽

平陵三縣亦以高第獲遷是以循良之治有足觀者
而史不載之循吏至於義縱之作縣少温籍尹賞之
三輔高第特其嚴毅之所致而非善治之可稱者乃
備録于酷吏以時見其美何也文帝時郡縣皆循吏
所以無循吏之名借曰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傳無
可紀之功班固止附於賈誼篇首而已至宣帝乃有
循吏可稱才説循吏必有酷吏區列於其間西漢之
有循吏止為宣帝而作東漢之循吏范曄為明帝而

作户口有最則王成刑獄有最則張敞盜賊有最則尹翁歸租税有最則兒寛漢初治三輔多取厚樸寛恕之人考百官表高惠文景之世皆無顯顯可稱道者武帝初年石慶鄭當時猶為之最汲黯為右内史引大體不拘文法不以微文殺無知之民兒寛為左内史甲體下士務得人心與民相假貸及負租課殿當免民輸租税不絶課更以最及武帝以後頗以刑法整齊臣下始引用義縱咸宣之徒使為左右内史

於是謂郡牧守相做而奸究始不勝而繡衣之使始出沉命之法始行宣帝選用能吏如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之徒相繼守三輔向之浩穰之俗悉化為鬼魅矣宣帝初年王成在膠東時勞来不怠戶口蕃盛自張敞以治膠東名不過盡力推挫令民轉相捕斬而已向時黄霸在河南處議常法而吏民愛敬自嚴延年以治河南名不過會論府上流血數里而已所謂良吏無顯顯可奇之功黄霸之在頴川召信臣

杜詩之在南陽賈敦頤之於洛所謂勸農桑以養民者也文翁之於蜀衛颯之於桂陽卓茂之於密所謂興教化以厚民者也龔遂之於渤海郭伋之於漁陽虞詡之於朝歌所謂除盜賊以安民者也

薦舉

舜命禹為司空而禹則遜之稷契皐陶命垂為共工而垂則遜於殳斨伯與益之遜於朱虎熊羆伯夷之遜于夔龍與四岳之薦鯀此皆古之薦舉也春秋時趙簡子

貢賢不避讎祁奚之兩舉其子不以私而害公漢初薦士無定法韓信則蕭何薦之陳平則魏無知薦之賈誼則河南吳公薦之宰相薦士或起家至二千石甚者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皆自田賓推轂之功武帝欲殺其權遂置加官出入內庭以薦導人物如司馬相如朱買臣主父偃之徒皆侍中之所薦而丞相遂不得薦士公孫弘雖開東閣而亦不聞薦士也光武詔三公至州牧舉茂才孝廉郡國守相未滿歲不得薦舉則

薦舉漸有法矣三國周瑜之薦魯肅吕蒙之薦陸遜各惟其才而後舉唐常何之薦馬周一聞其名而即日促詔婁師徳之薦狄仁傑狄仁傑之薦張柬之張説之薦張九齡之為祕書裴度薦李徳裕之才堪宰相裴垍不以故人之求舉而傷朝廷之至公徳宗疑諸司所舉必親故而陸贄拳拳言之且欲請臺省長官各舉所屬此唐薦舉之大畧也祖宗時於簿尉舉幕職於幕職舉京官皆親閲班簿擇舉主而任之而舉官初無常員也選

人磨勘率一歲僅數十人是薦舉無定數也仁宗時尤以選人遷官為重陳琪用薦者十餘人知其為罷籍之壻則抑之胡宗堯用薦者十餘人知其為胡宿之子則抑之漢薦舉之制河南守舉賈誼益州守舉王襃是郡守薦士也四府舉辛湯五府舉段會宗是公府薦士也暴勝之以直指薦雋不疑閻崇以執金吾薦龔勝何其薦士之寛也至於嚴延年舉獄吏贓不入已猶坐貶秩何武舉方正者槃辟失禮有司以為詭衆虛偽

左遷蓋漢薦舉之路廣而同坐之法嚴也

羣書考索後集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後集卷二十六
　　　　　　　　　　二十七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官懋斌

羣書考索後集卷二十六

宋 章如愚 編

士門

學制類

五帝有成均之學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注引董仲舒曰成均五帝之學

有虞氏大學爲上庠小學爲下庠
大學篇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尊師敬長而大學之道著焉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中學也庠言養也所以養儁德也舜命夔曰汝典樂以教胄子胄子國子也

夏后氏大學為東序小學為西序

次序先王之道而學之

殷制大學為右學小學為左學又曰瞽宗

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鄭玄云學所以學士之宮也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宗尊也瞽無目之名以喻童蒙又云瞽矇之所宗也

周制大學為東膠小學為虞庠

膠之言糾也所以糾收學士也鄭注祭義云周有四郊之虞庠也以小學為虞庠之制

又云天子曰辟雍

辟明也雍和也以明和為名化道天下之人使之成士或云辟者圓璧也雍之以水而圓象天於陽德之施行取流無極使學者進德而不已亦所以明和政教之至崔靈恩云學制有二一云制與明堂同體五室四堂在一基之上四方堂則以其方名學中央堂

謂之大學二云凡立學之法有四郊及國中在東郊曰東學並方名之在國中謂之大學故鄭注祭義曰周布四郊之虞庠

諸侯學曰頖宮

頖之言班所以班政教五經通義云泮水者泮之言半也天子曰辟雍謂之土雍水外員如壁故曰辟雍義取四方来觀者平均耳泮宮水雍其半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頖音泮也

漢高帝以叔孫通為奉常諸弟子共定禮儀者咸為選首其後亦未遑庠序之事至孝文時頗登用

言少用文學之士也

及景帝不任儒學竇太后又好黄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

具官謂備員而已

文翁景帝時為蜀守選郡縣小吏遣詣京師受業於博士又修起學宫於成都市中蜀地由是大化比齊魯焉

至武帝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始循吏傳
是時田蚡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儒者百數
自漢興言易有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
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嬰言禮則
魯髙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而
公孫弘為丞相得封侯天下靡然向風矣
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
舉遺謂經典遺逸者求而舉之

太常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勸學興禮崇化勵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因舊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太常擇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

昭帝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數滿百人

至成帝時劉向請興辟雍設庠序帝下公卿議會向病卒而止成帝末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如故 通典

及王莽為宰衡欲耀衆庶遂興辟雍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甲乙之科

後漢光武五年初起太學帝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

中元元年初起明堂靈臺辟雍

明帝永平二年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上自為辨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九年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四姓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學置五經師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

孝經匈奴亦遣子入學

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弊鞠為園蔬

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會要

質帝本初元年詔令郡國舉明經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以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弟就學每春秋輒於鄉射月一會有勸勉進用之端於是遊學者增

至三萬餘生

桓帝建和初詔諸學生課試補官○元嘉二年詔曰書生汝南胡憲陳留恭幸爽罤或六十以下常以月朔會辟雍垂白安貧童子頴川王通經拜太子舍人因試憲等補郎舍人後皆限六十以上七十以下年有增減不應得試

易記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令五十在試科是應天地之數也

永嘉二年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

獻帝建安中侍中鮑衡奏按王制立大學小學自王太子以下皆教以詩書而升之司馬謂之賢者任之以官故能致刑措之盛立太平之化也今學博士並設表章而無所教授兵戎未戢人並在公而學者少可聽公卿一千石六百石子弟在家及將校子弟見為郎舍人皆可聽詣博士受業其高才秀達學通一藝太常為作品式從之

晉摯虞決疑云漢初置博士而無弟子後置弟子五十人與博士俱與習肄禮儀又增滿五百人漢末至數千人

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於洛陽著慕學者始詣太學為門人滿一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經者聽須後輩試試通二經亦得補掌故滿三歲試通三經者擢高第為太子舍人不第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為太子舍

人滿二歲試通四經者擢其高第為郎中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為郎中滿二歲能通五經者擢高第隨才叙用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叙用

晉武帝憂勤軍國猶復修立學校太學生初三千人太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千餘人才任四品聽留詔曰已試經者留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其餘遣還郡國○咸寧二年起國子學

法周禮國之貴游子弟國子受教於師者也

惠帝元康三年以人多猥雜欲辨其涇渭於是制立學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國學

東晉元帝時太常賀循上言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又多故歷紀儒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且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况今學義甚頗不可令一人總之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三人其餘則經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車胤上言按二漢舊事博

士之職唯舉明經之士遷轉各以本資初無定班魏及中朝多以侍中常侍儒學最優者領之職雖不同漢氏盡於儒士之用其揆一也令博士八人愚謂宜依魏氏故事擇朝臣一人經學最優者不繫位之高下常以領之每舉太常共研厥中其餘七人自依常銓選○太興初欲修立學校唯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孔氏毛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博士

東晉成帝咸和三年袁環請興學校集生徒而士大夫習尚老莊儒風不振

孝武帝大元初於中堂立行太學于時無復國子生置太學生六十人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其國子生見祭酒博士單衣角巾執經一卷以代手板

自穆帝至孝武並以中堂為太學○大元九年尚書謝石請興復國學以訓冑子頒下州郡普修鄉校帝納其

言明年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生增造廊房屋百五十五間而品課無章君子恥與其列國子祭酒殷茂上言臣聞舊制國學生皆取冠族華冑比列皇儲而其中混雜蘭艾遂令人情恥之詔雖褒納竟不施行

宋武帝詔有司立學未就而崩

文帝雅好藝文使何尚之立玄素學何承天立史學謝玄立文學雷次宗立儒學為四學帝數幸學溫公論曰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會要○元嘉二

十年立國學二十七年廢

明帝大始中初置總明觀祭酒一人有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

齊高帝建和四年詔立國學置學生百五十人取王公以下子孫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家去都二千里為限帝崩乃以國諱廢學

武帝永明三年詔立學乃省總明觀召公卿以下子弟置生二百二十人其年秋中悉集

東昏侯永光初詔依永明舊事廢學時有司奏國學太學兩存焉

梁武帝雅好儒術以東晉宋齊雖開置國學不及十年輒廢之其存亦文具而已無講授之實乃詔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博士各主一館又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會要

後魏道武帝初定中原始於平城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餘人　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

太武始光三年別起大學於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礪儒術轉興
獻文帝天安初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令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八十人中郡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郡縣學始乎此矣
孝文太和中改中書為國子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

邑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通典

隋文帝詔天下學校生徒多而不精惟簡留國子學生七十人太學生四門州縣學並廢會要○開皇中國子寺不隷太常自前代皆屬太常也

唐高祖武德元年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孫於祕書外省別立小學　又詔諸州明經秀才俊士明於理體為鄉里稱者歲隨方物入貢吏民子弟學藝者皆送於京為設考課之法州縣皆學焉

太宗即位益崇儒術貞觀五年數幸國學遂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增生員其書筭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無何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

高宗龍朔二年東都置國子監丞主簿録事各一員四門博士助教四門生三百員俊士二百員置弘文館於上臺生徒三十人置崇文館於東宮生徒二十人

皆以皇族緦麻以上親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親散官一品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尚書功臣身食實封各京官職事正三品供奉官三品子孫京官職事從三品中書黄門侍郎子孫爲之並尚書省補

西京國子監領六學生徒皆尚書省補

一曰國子學生徒三百人

分習五經一經六十人以文武官三品以上及國公

子孫從二品以上之曾孫爲之

二曰太學生徒五百人

每一經百人以四品五品及郡縣公子孫及從三品之曾孫爲之

三曰四門學生徒千三百人

分經之制與太學同其五百人以六品七品及侯伯子男之子爲之其八百人以庶人之俊造者爲之

四曰律學生徒五十人

取年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以八品九品子孫及庶
人之習法令者爲之
五曰書學生徒三十人
以習文字者爲之
六曰筭學生徒二十人
以習計數者爲之
凡二千二百一十人州縣生徒有差
州縣學生門蔭與律書同諸生皆限年十四以上十

九以下皆郡縣自補京都八十員大都督中都督府上郡各六十員下都督府中郡各五十員下郡四十員京縣五十員上縣四十員中縣三十員下縣二十員也

凡諸學皆有博士助教授其經藝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寮設鄉飲之禮通典 明年以書學隸蘭臺筭學隸祕閣律學隸詳刑考疑○開元七年十月皇太子詣國學行齒胄禮 二十六年正月敕文

古者鄉有序黨有塾將以弘長儒教誘進學徒化人成俗率由於是其天下州縣每一鄉之内里别各置一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　又敕諸州鄉貢見訖令就國子監謁先師學官為之開講所司設食弘文崇文館學生及監内學生亦許聽焉○天寶初明經進士習爾雅九載國子監置廣文館知進士業　天寶十二載七月舉人不得充鄉貢皆補學生四門俊士停之
代宗永泰二年正月國子祭酒蕭昕上言請崇儒學以

正風教勑曰頃以戎狄多虞急於經畧太學空設諸生
蓋寡絃誦之地寂寥無聲函丈之間殆將不掃上庠及
此甚用憫焉其諸道節度觀察都督防禦使等朕之腹
心久鎮方面眷其子弟各奉義方并宰相朝官及神册
六軍子弟欲習業者自令以後並令補國子學生欲其
業重籝金器成琢玉日新厥德代不乏賢其中身雖有
官欲附學讀書者聽其學官委中書門下即簡擇行業
堪為師範者充學生員數多少所習經業考試等第并

所供糧料及緣循理各委本司作事件聞奏

唐館

弘文館唐太宗即位崇儒術乃於門下別置弘文館

高宗龍朔二年置於東都上臺生徒三十人

崇文館唐太宗貞觀十三年東宮置崇文館○龍朔二

年置於東都東宮生徒二十人兩館生徒並以皇族

后親三品以上子孫為之

廣文館唐玄宗天寶九年七月置領國子監進士業者

博士助教各一人太學以鄭虔為博士至今呼鄭虔為鄭廣文會要西都六十人東都十人

修文館中宗時置修文館學士員遷公卿以下善為文者李嶠等為之每遊宴畢從於是天下靡然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讜之士莫得進矣

宋朝承五代之舊有國子監太學

太祖三幸國子監

太宗亦幸國子監

真宗亦嘗幸太學由是太學翕然文風大振

仁宗天聖九年青州王曾以州闕學教育諸生乃繕官舍為州學請國子監羣書上從其請其後天下有請建學賜書與田並從之○慶歴四年宋祁上言於是諸路州府軍監並皆立學校及二百人以上又立縣學列聖相承無不以學事為念

徽宗崇寧四年始行三舍之法建辟雍之學又慮山林之士不能月書季攷以遊庠序於是科場與學校並行

舍法則歲貢科場則隨大比之歲○宣和五年復罷舍法而一歸於科舉

高宗重興太學而士風浸盛

太祖建隆三年正月癸未幸國子監二月丙辰幸國子監六月辛卯幸國子監周世宗之二年始營國子監置學舍上既受禪即詔有司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先儒之像上自賛孔顔命宰臣兩制以下分撰餘賛車駕一再臨幸焉於是左諫議大夫河南崔頌

判監事始聚生徒講書上聞而嘉之

太宗端拱元年八月庚辰車駕幸國子監謁文宣王禮畢升輦將出四門顧見講坐左右曰博士李覺方聚徒講書上即召覺令對御講覺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輒升高坐上因降輦命有司張帟幕設別坐詔覺講周易之泰卦從臣皆列坐覺乃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上甚悅特賜帛百疋○端拱二年二月以國子監為國子學○淳化五年十一月丙寅上

幸國子監賜直講孫奭五品服因幸武成王廟復幸
國子監令奭講尚書說命三篇至事不師古以克永
世匪說攸聞上曰誠哉是言也上意欲切礪輔臣因
嘆曰天以良弼賚商朕獨不得耶遂飲從官酒别賜
奭束帛
真宗咸平二年七月甲寅上幸國子監召學官觀崔
佺講尚書大禹謨還幸崇文院登秘閣覩太宗聖製
墨迹惻愴久之賜祕書監祭酒以下器帛偓佺頤正

弟也○咸平四年六月丁卯詔諸路州縣有學校聚徒講誦之所並賜九經○景德二年五月戊申朔幸國子監閱書庫問祭酒邢昺書板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史正義皆具臣少時業儒觀學徒能具經疏者百無一二蓋傳寫不給今板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時之幸也上喜曰國家雖尚儒術然非四方無事何以及此先是館閣博聚群書精加讎校經史未有印板者悉令刊刻或言三國

志乃姦雄角立之事不當傳布上曰君臣善惡足爲
鑒戒仲尼春秋豈非列國爭鬬之書乎○又幸西京
謁先聖詔河南府營建國子監又幸曲阜謁文宣王
廟帝展拜以表嚴師崇儒之意會要○景德三年五月
癸丑詔國子監學官月俸自今並給見錢○景德四
年二月癸酉就西京建太祖神御又置國子監武成
王廟○祥符二年四月辛卯令國子監舉服勤詞學
經明行修進士諸科各十人前詔止開封府洎所過

州軍至是本監上言故及之○乾興元年十一月壬午國子監舊制皆用近臣及宿儒典領近歲頗任貴遊子弟之初仕者與曾庫資序畧均壬辰始命馮元同判國子監仍詔自今無得差補蔭京朝官

仁宗即位崇儒術以勸學者乃首命龍圖閣學士馮元以領監事特重之上曰講學之廢久矣執卷者不知經義非學校不興而上之教導有不至耶詔孫奭馮元薦博明經術者以名聞○天聖五年正月晏丞

相殊留守南京范文正公仲淹希文方遭母憂寓居城下晏公請掌府學范公常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伺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答云適疲倦暫就枕耳問未寢之時覩何書其人亦妄對則取書問之其人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為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準以為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其後宋人以文學

有聲名於塲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涑水記聞〇天聖九年青州王曽以州𨵿學教育諸生乃繕官舍為州學請國子監羣書上從其請其後天下有請建學賜書與田並從之〇明道元年七月甲戌許壽州立學仍賜九經知州侍御史朱諫請之也〇明道二年五月庚寅許大名府立學仍賜九經從王曽之請也三月乙未賜亳秀濮鄭四州學田各五頃〇景祐二年三月丁酉詔國子監直講一員兼領監丞主簿事十

月己巳許蘇州立學仍給田三頃十一月辛巳朔以應天府書院為府學仍給田十頃九月壬寅賜鄭州學田五頃十月壬子許蔡州立學十二月乙丑許孟州立學仍給田五頃○景祐三年正月己酉許洪州容州立學仍各賜田五頃○三月癸巳許潞州常州立學○四月乙亥許衡州立學○五月戊子許許州立學○五月壬辰許潤州立學○五月戊戌許真州立學仍給田五頃○六月戊申朔許越州立學仍給

田五頃○六月壬子許階州立學仍給田五頃○六
月甲子許真定府博州鄆州立學各給田五頃○八
月甲寅許并州立學○九月庚辰許絳州立學○十
月辛未許合州立學○十一月乙亥許江州立學○
景祐四年正月戊寅賜蔡州學田十頃○二月丙寅
賜常州學田五頃○十二月壬申給真定府潞州學
田五頃○四月乙巳賜宣州學田五頃諸州學田各五
頃仍詔自八月戊戌許華福二州立學餘須藩鎮乃許

立學○十二月乙酉給徐州學田五頃○寳元元年二月甲戌賜鄆州學田五頃○三月己酉許潁州立學潁非藩鎮也於近詔不當立學知州蔡齊有請特從之○七月癸丑賜襄州學田五頃○寳元二年十二月庚午許明州立學仍給田五頃○三月丙辰許泉州立學仍給田五頃○十一月辛丑許建州立學仍給田五頃○康定元年正月壬戌賜國子監學田五十頃○慶歷三年十月戊午以南京府學爲國子監○庚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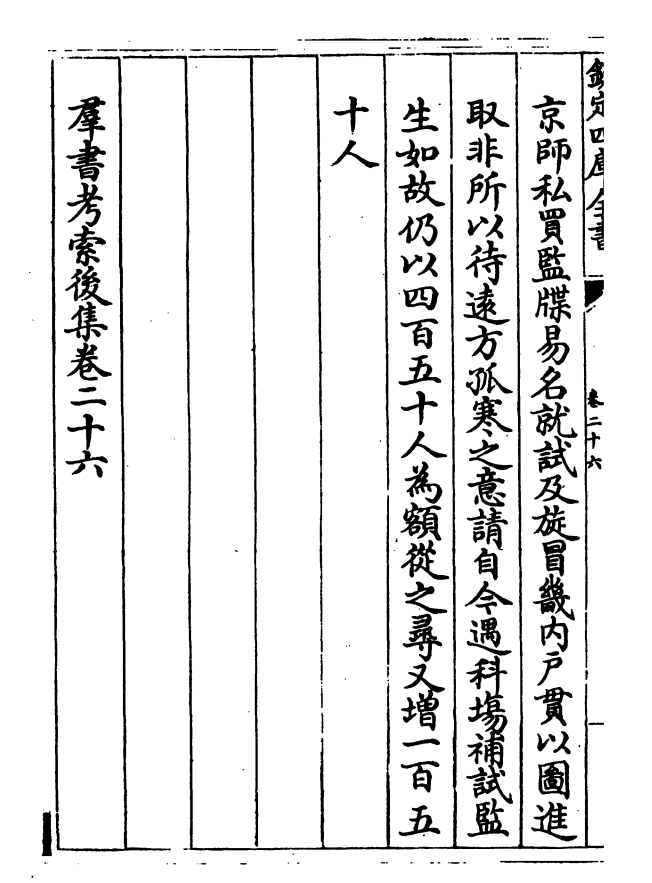
許廣州立學○慶歷四年春二月乙巳以上清宫田園邸店賜國子監○三月己卯范仲淹言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翰林學士宋祁御史中丞王拱辰知制誥張方平歐陽修殿中侍御史梅摯天章閣侍講曾公亮王洙右正言孫甫監察御史劉湜此八人姓名據李清臣史藁增合奏曰伏奉詔書議夫取士當求其實則人當盡其材今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

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此獻議者所共以為言也謹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故為設立學舍保薦舉之法○詔曰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也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學士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盡學者之才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進德修業無失其時凡所科條可為永式通畧○慶歷四年四月壬子

判國子監王拱辰田況王洙余靖等言首善當自京師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餘區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才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學者請以錫慶院為太學葺講殿備乘輿臨幸以潞王宮為錫慶院從之

○嘉祐元年十二月乙卯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胡瑗管勾太學始瑗教授湖州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

父兄諸生亦信愛如其子弟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瑗既為學官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髙下善自修飾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為瑗弟子也於是擢與經筵治太學猶如故○嘉祐二年五月壬申管勾國子監吳中復言舊制每遇科場即補試廣文館監生近詔三歲貢舉須前一年補試比至科場多就



京師私買監牒易名就試及旋冒畿内戶貫以圖進取非所以待遠方孤寒之意請自今遇科場補試監生如故仍以四百五十人為額從之尋又增一百五十人

羣書考索後集卷二十六